

流年碎影

秋浦河鱼

李志军



麦子黄 孔祥秋 摄

夏日阳光洒在秋浦河浅滩上，浪花翻滚，铺了一片碎金。两个赤膊少年，一人一头牵着渔网，边吆喝边从浅滩下游往上游拉网，不一会儿，湿漉漉渔网上便挂满了挣扎跳跃的鱼，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金光……

以前乡下生活贫瘠，大人便想法从河里淘点鱼虾来改善清苦伙食。爹爹（爷爷）是捕鱼高手，他捕鱼不用网，只在河边柳树上砍几根枝条，在深潭里做个窝，便能吸引一群鱼来此栖息。过几天，他挑一担木桶，撑上竹筏，用葫芦瓢能从鱼窝里舀出两桶鱼，摇摇晃晃地挑回家。

他用竹篾条、塑料窗纱，加根长竹棍，制作成了一个捞虾子的工具，去河里一趟总能满载而归。

鱼虾舍不得多吃，放在簸箕里晒干了，隔三岔五，用辣椒酱拌着放在饭头上蒸着，热气腾腾端上桌，鱼虾香味弥漫了我整个童年。

那时秋浦河里鱼多，多得能用石头砸中，捕鱼只需用渔网、鱼叉、鱼篓，按现在说法，叫生态捕鱼。还有一种土办法，在脸盆上蒙上一层纱布，留个小洞，在水底河床上埋好脸盆，往纱布上抹好香油拌过的麦麸，只需坐在岸上静静等待，便有成群结队的鱼儿寻着香味游来，争先恐后地钻进了脸盆……

我和村里苗伢常常结伴去河里捕鱼，他会下网，知道哪里鱼多、有什么鱼，长潭里军鱼多，柳树滩鳊鱼多，杏子湾鲫鱼多，高低岩下有个鲛鱼洞……他尤其擅长在浅水滩拉网，几乎难有漏网之鱼。

光滑寂静的河面上，映着蓝天白云，成群的鱼在水里尽情嬉戏，摇头摆尾，将水面涟漪化成美人的一个个酒窝，又如一朵朵绽放的花朵，这是鱼儿在“做花”。其中必

有几条体型健壮、两腮旁飘着红须般胸鳍的雄鱼，乡下土话叫它“山里杆”。这名起得有意思，我当时不明白，后来考证，杆子在南方方言里就是男人意思，“山里杆”意为山里男人，此鱼便是山溪鱼中的汉子。几条“鱼汉子”身边围着一群体型修长的雌鱼，喋喋不已，唧唧我我。

苗伢嘘声对我说，不要出声惊动！他蹑手蹑脚走近，悄悄在鱼群周围撒下网，然后一声吆喝，鱼群惊得四散而去，便撞上了渔网。

分享捕鱼成果时，苗伢每次拿出两条，让我先挑，你一条、我一条，我一条、你一条，分完用柳枝

串好，两人各自拎着满满一串喜悦回家。

秋浦河里还有一种鱼叫鲶鱼，我们叫它鲶胡子，嘴大、头扁、通体黝黑，生有长胡须，胸鳍锯状硬扎，性情也暴烈。它应该算得上秋浦河里鱼霸了，喜欢吞食小鱼小虾。爹爹曾在村头大坝缝里摸出一条大鲶鱼，扎得一手鲜血，回来丢在堂间地上，它不停地“啪啪”拍打着地面，灰尘四起，吓得一群鸡鸭避之不及。

沙鳅也多，在清清亮亮的浅水沙滩上，尽情扭动着曼妙的躯体，长的像一条小蛇，身上五彩斑斓。但我们不屑于逮它，因为鱼的美味

诱惑远远大于它，但现在沙鳅成了稀罕物，难得一见，像过去乡下喂猪的山芋杆，成了现代人争相饕餮的绿色食品。喂鸭子的螺蛳也成了——道闻名遐迩的特色菜。

有一年，队里“双抢”，日烈蝉噪，大伙在河岸边大柳树下歇息，忽然听到身边浅水潭里“哗啦”一声响，大伙闻声望去，好家伙！只见一条黑乎乎的大鱼正扭动着身躯，大半个脊背露在水面上，可能是夏天大河里水落了浅，这条鱼陷在浅水潭里了。大伙兴奋起来，纷纷撸起裤管和衣袖，“扑通”“扑通”跳入水潭，想捉住这条意外的大鱼。不想这大鱼也贼精，哧溜哧溜，一下钻到东，一下钻到西，人们就是逮不着。最后可能钻累了，被村里“呆子”猛然扑在身下逮住了，是条乌鱼，拎在手上沉甸甸的，有十斤。

不知从哪年开始，秋浦河出现了电鱼、毒鱼、炸鱼……鱼资源遭受毁灭性破坏，鱼类和数量急剧减少，只见到一些象蝌蚪般的鱼秧子在无助地摆尾。鱼被过度捕捞后，秋浦河曾一度呈现青苔多、水草多的萧条现象。

苗伢望着面目全非的河面，对我叹气说，作孽啊！他一气之下烧掉渔网，跑到上海打工去了。

秋浦河乱捕乱捞行为引起了政府重视和社会关注，政府规定禁止炸、毒、电等非法捕捞，设定禁渔期，并逐年投放各类鱼苗“增殖放流”，有的村也自发将养鱼护河写进《村规民约》。更庆幸的是，秋浦河被划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，得到进一步保护和修复，李白笔下的“诗之河”渐渐又焕发了生机、再现了诗意，鱼翔浅底、白鹭翩跹、碧水长秋、青山如屏，入选全国“最美家乡河”。

先生和女儿一直想养条狗，我一直没答应，不是不喜欢小狗，而是害怕有一天它会离开我。

先生到底还是没忍住，背着我在网上买了条拉布拉多。小狗还没到家，先生便给它置办了“豪宅”、食物，以及各种玩具，比对孩子还用心。

小狗是被快递小哥送来的，白色，头顶一抹灰，像灰色的云朵。它站在一个小小的铁笼子里，眼神愣愣的，吐舌头，甩尾巴，似乎想笑

又不好意思笑，有些像电影《导盲犬小Q》里的小Q。先生说：“就叫它小Q吧！”我们朝它喊“小Q”，它摇几下尾巴，似乎对这个名字比较满意。

小Q在路上颠簸两天，没吃东西，是不能即刻进食的，我们为

动物脸谱

小Q是条狗

叶静

它备了葡萄糖和淡盐水。铁笼子的门被铁丝锁得很牢，笼子缝隙太小，喝水的碗送不进去，小Q很急，我们更急，我隔着笼子给它喂水，它伸长舌头，还是够不着。先生找来老虎钳子开始撬铁笼子的门。天气热，才两个月大的小Q因长时间的饥饿与劳顿，已接近脱水状态，先生在撬门的时候，它用并不尖锐的小奶牙咬着铁门，像是在一旁帮忙。

铁门撬开了，本以为小Q会在第一时间去喝碗里的水，没想到它竟晃悠悠地走到我们身边，随后伸出粉色的小舌头，舔了舔我们仨的手心，而后，低头“啪嗒啪嗒”喝起水来。喝完一大碗葡萄糖水，它便倒在笼子里昏睡过去。见它熟得沉，我们悄悄走开。睡醒后的小Q又摇着尾巴，吐着舌头，朝我们跑来。

小Q毕竟是条小奶狗，还没学会上厕所，由着性子乱来，我们便

将它暂时“流放”到阳台。被“流放”的小Q，隔着纱窗，眉眼低垂地望着我们，或立、或坐，实在憋不住的时候，便用身子去撞纱窗，伴着几声哼哼唧唧，像是撒娇。我们装作不看它，它仍立在老地方，眼睛黑黑的，湿湿的。

我窝在沙发上看书，小Q常躺在我脚底，缩成一团。女儿写作业时，它会趴在书桌底下。早上，我和女儿还没起床，先生便把它从阳台放进来，它即刻屁颠屁颠地跑到房间，躺在床底下，吐着舌头，眉眼笑笑的。先生若是没开房门，它便用爪子去挠，嘴里哼哼唧唧。

小Q来的第五天，开始出现呕吐和腹泻的症状，先生推掉手中所有工作，专心照顾它，给它喂妈咪爱、思密达和益生菌，又把狗粮用热水泡软后再给它吃，可它仍不见好转，又开始便血，精神一天天萎靡，我们赶忙送它

到宠物医院。

小Q感染了最凶猛的病毒，诊所放弃医治，先生仍不死心，决定自己给小Q打针，又每隔两小时喂一次葡萄糖和生理盐水，不分白天黑夜守着它、抚摸它，呼喊它的名字。小Q的状态似乎好了点，又可以摇着尾巴，从阳台跑进屋了，看来护理奏效了，我们很开心。

翌日，小Q的病却愈发严重，吃啥都吐，躺在那里，眼神慢慢散了神，我们唤它，它也没反应。凌晨三点多，小Q开始叫唤。先生以为它精神好了些，怕它扰邻居，便用小棍敲打铁笼子，不管用，它从凌晨三点一直叫唤到中午时分，终是断了气。我不明白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什么一直叫唤，是太痛了？还是以叫唤来和我们作最后的告别？

我们选了一棵靠湖边的大树作为小Q安息的地方。先生红着眼圈，一声不吭地挖土，然后用一块柔软的毯子将小Q包起来，弯下腰，轻轻放到树下的小土坑里，并将小Q的玩具和碗都入了土。

女儿摘了几朵粉色的小花，放在小Q坟前，轻声说道：“小Q是女狗，一定爱粉色。”

